

乡音是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,这一点我深有体会。

张允和(1909—2002)先生与我同是徽人。新千年前后我俩过从甚密,皆因书稿缘。电话多,信也多。那时我因公进京,两只肩膀扛着一张嘴,到她府上蹭饭也不脸红。用允和先生的话说,“一笔写不出两个张”。某年冬天的一个早晨,电话铃声骤响,我赶忙抓起听筒,那端传来熟悉、亲切的声音:“张昌华,我年纪大了,醒得早,睡不着,就给你打电话,吵着你了?”轻声慢语。“没有,没有。”其实我还躺在被窝里呢。原来她是嘱我代她买几本《多情人不老》(与周有光合著,我责编)寄给几位亲友。书寄出后,我向她写信汇报并开玩笑说,事情办得不好的话,您老可以打我屁股。复信那天大概她兴致高,特地用毛笔,写道:“你是张家的好孩子,奶奶舍不得打你。”多温暖,做张家的孩子真幸福。

允和先生归道山后,缘为“和平将军”张治中写篇小传,结识其长女张素我(1915—2011)先生,那时她已九十一岁了。又是一位同姓加同乡。三句安徽土话一说,我俩便热络了。我们共同相熟的朋友多:吴祖光、吕恩、苗子、郁风、周而复和杨静远等,话题广泛又深入。因此与她的通话、通信比与允和先生还多。她对我是每信必复,且她主动时多。若一段时日收不到我的信,她一准来电话问长问短。有时她住院,不能提笔,便叫儿子周元亚或外孙女代笔,签名必自署。每信必问候内子,祝语是“俚安”;用自制的荣宝斋笺谱书写,一派古风。还为我书多幅张治中家训“咬口生姜喝口醋”送友人。

张素我先生慈蔼、宽容,我写《和平将军张治中》一文中,有写她母亲一细节,她不满意,认为有损她母亲形象;而我记得那是史实,且无贬义,在发表时我保留了,并向她作了解释,她宽容地说“也是”。之后的一封信,她忽然称我为“昌华作家弟”,我甚惶恐,说她比我母亲还大八岁。她坚持,决意要收我做她的小弟弟,在以后的来信中直呼为“弟”。我们的通信直至她仙逝。她走得太突然,以至还有一封信在途中。

我写信称张素我为“大姐”的事,不

知怎么被吕恩先生知道了。对吕恩我一直称她为先生。吕恩有点不大高兴,旋来信说:“你对我太生分了,你称素我为大姐,为什么要叫我先生?其实我与素我不能比,她的背景,她的学问,她的地位,比我高一大节(截),称我大姐,我还汗颜。以后请你不必称我先生,我们是平等的。”

我倚老卖老,就叫我声大姐吧!”(2011年2月26日致笔者函)吕恩这番话,令我动容。此后,我就又多了一位老大姐,她比我母亲还大三岁。吕恩大姐对我这个编一个小影视专业的外甥从南艺毕业,一时找不到对口的工作。我曾听说吕恩的儿子胡其鸣从事电影事业,我给大姐发了封求助的电子函。大姐立马与她时在海外的儿子联系,二十四小时不到,把我外甥的工作搞定。我暗自发笑,“大姐”可不是好叫的。

再访黄宗英先生,我与她相识近二十年了。本是编者与作者关系,全靠书稿维系往来。新千年后,她病了,我也退休了,关系渐疏渐远。2010年,我受原供职的出版社委托,向她组稿,始又恢复音问。宗英最初称我为“先生”,渐改为“小友”,继而忽呼我为“贤弟”。去岁末,她应祖籍浙江瑞安黄氏宗祠之约,写一篇口述自传《命运断想》。她把手稿呈黄氏宗祠,只复印留一副本。她毅然将这一副本寄给我,附信云她视此文为“绝笔”,让我做她的第一位读者。厚爱如此之重,让我动情。此稿是她在医院,用硬壳本垫在双膝上一笔一画写就,手边乏参考资料,又因年事太高,许多人名、地名、时间难以认定。我凭手边资料便为其做点小考证,又让内子将其手稿录入,打印。文稿在沪宁间往返了三个来回,杀青。宗英慨然授权于我,代觅合适的报刊发表,还在一本赠我的一大著上署“谢我知音”。这样我又多了位“大姐”。她与我老妈同龄。

此前,王映霞女士、梅志先生,在赠我的纪念册页上题字也称我为“弟”,那纯是旧文人交往中的一种礼貌或客套,而素我、吕恩、宗英三位大姐称我为“弟”,我自觉荣幸、舒坦。我堂而皇之地称她们为“大姐”,虽有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之嫌,但不觉得太难为情。我真幸福,我有三位比我老妈还大的大姐。

我写信称张素我为“大姐”的事,不

郁金香,原本不在我的期盼之内。来到了日本的横滨市,匆匆赶到公园去,为的是赴一场春天的约会。约我的,是樱花。

都说每年樱花会在这儿谱成一阙繁盛的乐曲,把春季敲亮。万万没有想到,我赶上的,竟是满树触目惊心的凋零。这年春季的樱花,过早绽放,又提早萎谢。然而,在樱花凋零的败象里,一份意料之外的绝顶美丽,却使我的心“咯噔”地蹦出了一头鹿。

是郁金香。郁金香蓬蓬勃勃地盛放成满地令人心惊的斑斓,白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朱褐的、粉红的;层层叠叠的艳丽铺天盖地、花团锦簇的春意排山倒海。一朵朵看似轻巧柔软的花,不顾一切地将自己绽放到饱满的极致。阳光明媚,薄薄的花瓣,在逆光中看来,是那么的剔透,那么的心无城府,像是一盏盏把天地燃亮的灯。

我看呆了。满地绚烂固然令人惊艳,但是,真正牵动人心的,却是郁金香的快乐。每一朵倒卵形的郁金香,都在尽心尽意地释放快乐。娉娉婷婷的郁金香、绵延无尽的郁金

探索和尝试

何占豪

每当媒体呼吁为孩子们写歌、抱怨“孩子没歌唱”时,我总有内疚感,因为我作了一辈子曲,没有认真为孩子写过歌,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原因,但却是我一块“心病”。所以当徐俊导演邀请我与他合作创作一台儿童歌曲音乐会时,我非常高兴,因为这是我了却“心病”的一次极好机会。孩子们喜欢什么歌?首选童谣。别看词句“颠三倒四”,有时还“文理不通”,却充满童趣。唱童谣,让孩子们懂得做人的道理,还能增加点小知识:“敲碎玻璃老价钿”,叫孩子们爱护财物,“肉丝清炒炒,……萝卜烧蹄膀”给孩子们增加点烹调知识,我加了“少吃身体健康,多吃身体发胖”的警句,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。

我和徐俊都是戏曲出身,对戏曲和民间小调特有感情,这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音乐遗产,我们希望孩子们熟悉它喜欢它,以便将来继承它发扬它。如果我们的孩子只知道外国的爵士、迪斯科,而不懂得中国的戏曲、民歌,这将是本民族的“悲哀”。尽管我们不知道孩子们是否接受它、喜欢它、并能学会它,我们还是坚定地把一些很有民间特色的小调,选到音乐会中去。

为了让孩子们从小知道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而引以自豪,我又选择了几首通俗易懂的唐诗谱成歌曲。我相信,我们的意图和设想应该是好的,但怎样使当代孩子爱听爱唱,仍然是个问题,童谣虽有趣却单调,小调虽有味,总有点陈旧的感觉。如何使童谣和民间小调富有时代感,使当代的听众和小朋友喜欢?我尝试把这些有浓厚传统风格的乐曲谱成多声部合唱。谱曲时,既尽可能保持它原来的风格,又大胆拓展其原有的音调,力使其有一种“推陈出新”的感觉。

徐俊的两条建议更使我惊讶,一是所有曲子都用上海方言演唱,二是用西洋交响乐队伴奏。他的既“土到底”、又“洋到家”的意见,有可能使音乐会既保留民间的“原汁原味”,又富有艺术品的现代感。虽然我们两人在艺术趣味上又取得一致,但都是一种探索和尝试,都要经过实践来检验。为孩子们写歌是一种幸福,音乐会连演三场、“一票难求”是对我们的鼓励。

1952年冬,我天天去南京西路上海图书馆,然后到离图书馆不远的蒙云姑母家小坐。一日,她取出一部《红楼梦散套》,说:“这是从来源那里见到的,很好,你不妨看看。”她既如此推荐,我自当认真地一读。

《红楼梦散套》,一卷,计十六曲,荆石山民著。木版,精印,线装,有木刻插图,每曲二图,共三十二。读罢,十分欣赏,就决定抄下来。我按刻本原样,用毛笔在八行笺上工整地抄写,不久抄毕,写了“跋”,就将书归还,并出示了我的抄本。蒙姑大为意外,说:“早晓得你喜爱,让源来哥送你就是了,何必花精力去抄呢!不过,将《红楼梦》改

释放快乐

(新加坡) 尤今

香,不是互相推挤、彼此排斥的;反之,它们相濡以沫、圆融共处。尽情开放,不为争妍夺丽,只为借助彼此的力量,点染春意。那种生生不息的活力、那种与世无争的淡定,使落在眼里的郁金香,有着一一种灿烂夺目的高兴。它们恬然地在释放快乐,而我,欣然地在接收快乐。

奇怪而又遗憾的是,站在我旁边的游人,却感受不到这一份实实在在、具具体体的快乐,她仰着头,看着樱花树空落落的枝桠,喋喋不休地埋怨:“明明是樱花盛放的季节嘛,怎么花信竟然这么迟缓呢?”仰头,满枝空白;俯首,满地璀璨。这一仰一俯的小动作,看似简单,但却蕴含着人生的大学问啊!快乐,是有声音、有形状的。它无处不在,但是,许多人却置若罔闻、视而不见。

作家张贤亮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足堪玩味的话:“我又不是圣诞老人

人,哪能天天快乐!”是是是,“天天快乐”只能是一种达于禅境的至高憧憬,而烦恼,却是有千个理由存在、有万种原因现形的。问题是,人生苦短,在纷纷扰扰的俗世里,我们应该学会尽情“释放快乐”,而不是悲观地“禁锢快乐”。

快乐是一种菌,能传染。如果自己快乐,便能像郁金香一样,让别人也能感染快乐。在许多人眼中,“忧愁”是我的绝缘体;然而,这绝不意味着,我的人生道路只有鲜花而无荆棘,只是我个人一直相信,心里有桃源,处处是桃源。心里的“桃源”,来自人生的顿悟。在很多年以前,我便已深刻地领悟到,“十不哲学”能够帮助我很好地掌握快乐的钥匙。

所谓的“十不哲学”是:在工作上,“不积怨、不记恨、不计较、不嫉妒、不急功近利”;在生活上,“不妄言、不妄求、不妄为、不妄自尊大、不妄自菲薄”。前者让我能够在和谐的人际关系里从容自在地发挥自己的特长;后者呢,则切切实实地让我坦坦荡荡地活得轻松自在。



走路的云

每一个人一出生,上帝就为他准备了一个沙漏,并在沙漏里灌进了沙子。有的沙漏里满些,有些浅些。沙子的质量也不尽相同;有未经筛选充满杂质的,有只经过粗粗过滤的,也有经过层层筛选的细沙。不同的沙子决定着生命不同的流程。

我不知道上帝在我的沙漏里灌了多少沙,灌了什么样的沙子,也不知道现在沙漏里还剩下多少沙。我从未意识过去去倾听沙漏的声音,也从未感觉我沙漏里的沙在流动。不管是否知觉,我沙漏里的沙不仅在流动,而且已经很浅了,不然,我怎么会容颜老去,上下楼梯时关节也会不那么自在。

但我庆幸我的沙漏里依然有沙,多希望沙子里能夹杂着一块小小的石子,那小石子正好能卡住沙漏的口子,不要那么严丝合缝,只能让极少的沙子慢慢地流下,以减缓沙子的流速,现在我是多么想细细地聆听和品味沙漏的声音,尽管晚了些,但我还是那么的渴望。

虽然沙子总会流尽,但我依然感谢上帝给了我一个平淡无奇的沙漏,灌满了未经细细筛选的沙子,才让我的人生如此的朴实无华,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,我依然会感谢我沙漏里沙子流动的声音,曾为我演奏过一曲曲心爱的乐章。



沙漏的声音

金缕曲二首

徐天一

贺寿

予立鸿蒙久。共春花,开来六十,绿肥红瘦。白驹匆匆驰鬓角,又到飞觞时候。情似昨,青梅初嗅。家国情怀峰峦叠,对啸台漫举英雄首。身犹壮,犹回首。烟岚浮上丹青手。蘸灵泉,画大千一纸,淋漓润透。五色缤纷云光里,与子深深邂逅。看北溟,鱼龙竞走。海雨天风凭吹扫,是觞漫举,慰憔悴。

谁拊万里浑茫岳?年百岁,有彭授。

琴赋

哪处仙音坠?转柔肠,弹冰泻玉,如痴如醉。鹤唳高寒抚缦岭,切切九霄环佩。君莫问,为谁心碎?弹到昆仑飞白玉,更桡歌绿涨春江水。花底滑,走芳步。身犹壮,犹回首。烟岚浮上丹青手。蘸灵泉,画大千一纸,淋漓润透。五色缤纷云光里,与子深深邂逅。看北溟,鱼龙竞走。海雨天风凭吹扫,是觞漫举,慰憔悴。



春日着色画山水



春日着色画山水

林景星

陈镇铭先生早先曾为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设计刊头画,三十年前,我和他相识。这次,在一个文艺沙龙集会上,又碰到他了。他早已不画那些刊头画了,转攻中国水墨。陈镇铭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师从吴湖帆入室弟子李仲斐先生,后成为其婿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下海经商。星转斗移,被商海耽误了20多年的大好时光,回头还是岸。当然,还由于对前辈的情思,对绘画艺术难以割舍的情缘,决定重握画笔。对于他此时的抉择,我对他说,早该如此。

纵观镇铭兄的传统山水画,以点、线为基础,脚踏实地坚持传承传统笔墨,在色彩明暗对比上,又得益西画家孙正伟的指点,谙熟用笔用色,借助西画的表现手法,使水墨与色彩互相衬托,层次更加丰富,画面读来清气扑面。

巉岩陡壑

(中国画)

陈镇铭

的抄本。今年夏,周炳辉先生来访,送我郑振铎所藏《言言斋藏书目》复写本的影印件(原本见林夕主编《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编》第三十六卷,商务印书馆,2005年。),见“卷七集部”列有《红楼梦散套》目:“红楼梦散套十六套 荆石山民填词 蟾波阁刊本,半叶八行,行十九字。前有听涛居士序、璞山老人题词、山民自题,又目录。全书有图三十二面。”

叙目虽简略,于我如见故人,唏嘘之余,往事皆来眼前,遂略记如上。

十日谈

享受文化生活

读山谷佳句,案头一杯双井茶陪伴,别有意味。